

你便是一道清泉

——走进“三毛的家”

□许志杰

不知何故,著名作家三毛及其作品在台湾的影响远不如在内地那样轰轰烈烈,甚至有些落寞。在书店,三毛的书已经很难寻到踪影,只有在一些旧书店才能偶见零散的几本,价格之低令人叹息。这可能和三毛的成名时间有关,三毛在台湾成名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而其作品引进内地要比这个时间晚十年左右。对一个作家来说十年或可借此成名成家,抑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。三毛功成名就时只有三十几岁,算得上少小得意、青年红人。可是,她过世太早,1991年1月4日她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时,还不到48周岁。一个作家正常的成长轨迹应该是年轻出名、中年沉寂,临近终老的最后十年爆发,达到高点。三毛只有成名期,刚刚进入积累沉寂期,便花落水里,随波逐流而去。

三毛生于1943年3月26日,原名陈懋平,小时候改为陈平,开始写作时她用的名字就是陈平,三毛是她后期发表作品的笔名。台湾的读者既知陈平,又晓得三毛,内地读者则只知三毛而不知其他。她的故居坐落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桃山村清泉262号,走过狭长的木质吊桥,不出50米就可以看到一座红砖坐坳的房子,旁边有一棵长势旺盛的肖楠。据说,三毛最喜欢这棵肖楠树,经常独自一个人来到树下,静思远望。树上挂着一块长条的木板牌子,上面写着:“1949年种植的肖楠树下是三毛沉淀静坐的地方。”肖楠树的对过就是三毛的故居,门口的上方写着四个字“三毛的家”。

三毛的家,看上去简单的四个字,其实寓意相当深刻。三毛一生最爱流浪与阅读,13岁她便一个人离家到小琉球岛玩耍,并从此与生她养她的家人若即若离,在追寻爱情的苦海中挣扎。17岁那年,三毛在一间



咖啡厅遇到一位才华横溢、风度翩翩的画家。两人交往时间很短,三毛就主动发起爱情攻势,以浪漫的方式向画家求婚,并得到了画家的“爱情”。岂不知这是画家的骗局,是一个成年男人对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的感情蹂躏。在他们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之时,三毛发现画家其实是一个有妇之夫,与三毛交好不过是玩玩而已。三毛转身离开画家,不久便在网球场上结识了一位德国教师,相爱365天,谈婚论嫁,悲剧却发生了。这位德国教师在拿贺卡名片前,因心脏病突发猝死,三毛的爱被死神无情地夺走。悲痛欲绝的三毛将一瓶安眠药喝下,希望将自己的生命结束,与德国教师一起奔向天堂。幸好她被救了下来,后来三毛回忆此事,只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那盒名片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拿。”

现在被称为三毛故居的“三毛的家”,她只在这里住过三年。1983年,三毛帮助美籍神父丁松青翻译著作《清泉故事》、《刹那时光》、《兰屿之歌》三本书。为了得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,三毛租住了红砖屋。清泉周边拥有美丽诱人的环

境,春天,百花齐放,在雾气弥漫中若隐若现。张学良将军被转移到台湾后的第一个居所“清泉故居”,就在清泉,与三毛的家相隔不远。翻译工作之余,三毛一个人来到肖楠树下静思,一个人来到百花丛中,与花为伴,尽享大自然赐予的无限景致。三毛非常喜欢清泉和清泉旁边的红砖屋,专门为其取了一个带着自己的梦想的名字“梦屋”。三年的时光虽然短暂,但对喜欢浪漫、流浪的三毛来说,已经是一个足以称之为“家”的梦幻之地。“三毛的家”里挂着很多与三毛有关的照片,三毛在每一张照片里都是宁静幽雅地望着远方,及腰的黑发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三毛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绘画天赋,这里还展示了三毛自画像以及她的手绘稿。手绘稿是三毛对自己在红砖屋真实生活的写照,图案简单,具有极强的生活情趣,其中记述有这样的细节:每到吃饭的时间,小山那边天主堂的李伯伯就会对着红砖屋的窗户喊一句:“来吃饭。”听到李伯伯的喊声,三毛立马放下手中的书本和笔,走过门口的吊桥步道,到天主堂享用李伯伯亲手

做好的美食。

“三毛的家”是房东王先生在三毛去世之后布置修复的,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,每天都有很多三毛的崇拜者前来参观。房东王先生说,之所以把清泉红砖屋叫做“三毛的家”,是因为三毛一生为追逐梦想去流浪,而她的内心深处却是喜欢宁静。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,能不断地延续着她的梦。1973年,三毛与自己挚爱的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结婚,两年之后出版了第一本书《撒哈拉的故事》,迅速席卷台湾文学界,掀起一股流浪文学的风潮。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一住就是14年,这对浪漫夫妻随风而动,与沙漠一起流浪,书写了一部感动地地的爱情巨著。1987年荷西意外逝世,三毛躺在沙漠里任凭风吹沙埋,直到她年迈的父母赶去,扶着她回到台湾。

在三毛的家中,墙上挂着一些当年各大报纸刊登的三毛去世的版面,其中一张的超大标题是:再见,红尘。三毛一生躲避红尘,她从撒哈拉大沙漠回到台湾后,主要以写作和演讲打发岁月,1991年完成第一部电影剧本《滚滚红尘》。电影还没有拍摄,三毛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开始了永无边际的流浪生活。台湾媒体对于三毛的死均表示了极大的意外,红尘滚过生命,令人扼腕叹息……三毛的内心世界至今无人能够读懂,三毛的家,只能让人们看到三毛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,终究无法解答她一生的谜底。来到肖楠树下,慢慢坐下,静静地听着远处婉转悠长的鸟叫,还有清泉里汨汨作响的水声,总能让怀念三毛的读者在此找到思念的依归。

活着的时候,三毛曾经这么说过:“事实上,你说的是清泉故事,不知你自己,便是一道清泉。”她死了,梦屋前的一道清泉是三毛生命的继续,奔流不息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

碎碎念

美食源

□刘武

艾莉森·斯皮格ler是美国的一位美食专栏作者,经常在《赫芬顿邮报》上发文,推荐读者该去吃什么。其实,那家邮报是份小报,艾莉森推荐的美食一般也吊不起中国人的胃口,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她新发的一篇文章居然在微博点燃了中国人的热情。

4月8日,她的专栏文章用了这么一个标题——《什么是中国的汉堡包以及你们为什么还不去吃它》,文中毫不迟疑地断言:世界上第一个汉堡包肯定不出自你想象中的地方,它不是由美国发明的,更不起源于德国,世界上的第一个汉堡包其实来自中国,它的名字叫“roujiamo”。

知道这是什么呢?她说的是肉夹馍,大概从秦朝开始就有的一种食品,估计大唐盛世时,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人都吃过这种美食,说它会流传到欧洲,也是顺理成章的。

欧洲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食品“比萨”,据说也来源于中国,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。话说那是元朝的时候,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来到中国旅行,他最喜欢吃北方流行的葱油饼馅。后来他回到意大利,一直想再尝尝这种美食,却不会烤制。有一天,他跟朋友们在家中聚会,其中有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厨师,马可·波罗就脑洞大开,给那位厨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葱油饼的样子和味道,让厨师按他讲述的方法制作起来。那厨师兴致勃勃地忙了半天,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把馅料放进面饼中。这时候大家都等得眼冒金星、饥肠辘辘,马可·波罗脑子一转,建议将馅料放在面饼上吃。大家吃了后,一个个都叫好。那位厨师回到那不勒斯后又依样画葫芦做了几次,还添上了那不勒斯的乳酪和香料,居然大受食客们的欢迎。

另外,还有人说“Pizza”这个名词其实也来自中国,据说当时马可·波罗的朋友问他这种食品叫什么,马可·波罗只记得中国话叫“饼”,但他的发音有点糟糕,记得也不是太准确,就说这大概叫“饼”啥的,那些意大利人就听成了“Pizza”,从此就这么流传下来了。

其实,美食的这种源流很多已经无据可考,流传过程中变了模样和味道也在情理之中。汉堡和比萨比肉夹馍、葱油饼传播更广、影响更大,自然是更多融合了西方人的口味,而且在营销方法上更具现代商业性,更有连锁经营的特点。

当然,在亚洲的不少国家,有更多的食品源自中国,比如我们熟悉的越南米粉、越南春卷,韩国炸酱面、日本拉面、菲律宾炒米粉等等,但因为它们与中国原有的食品比较接近,只是口味、材料与工艺有一些区别,所以大家也不觉得有太多新奇。相比之下,那些貌似“高大上”的西方食品,前身居然是中国的路边小吃,就好像一个街头不起眼的小妹,转身到豪华大饭店做了领班,难免有点让人哑舌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、作家)

城市的皮肤及其他(下)



的聒噪和难以落定的尘埃。

旧时的北方城市,都是帝都的延续或分支,带有鲜明的体制色彩。济南原有厚实的城墙,城墙内的人也像城墙一样敦厚规矩甚至有些拙滞。济南四围黄土,极易受风沙侵害,尤其在植被失护的早春和秋冬,风沙可就是城里的常客了。可在济南住过的老舍先生,并未提及风沙之苦,却描绘了济南温暖的别样冬景。

铁铉曾经发现并扩大了济南城的意义,让它成为横亘在北平和南京之间的一道藩篱,朱棣围攻济南三月而不克,第一次南征计划在济南终结,最后只好绕道南下,攻下都城南京,而济南依旧在。济南城是坚硬的,济南人也多有硬朗的性格,济南人的性格多是道义的集成,他们不管朱棣是不是未

来的皇帝,攻打朱允文就是犯天条,这是人间最大的背叛,因此他们可以豁出命去抵抗。

事实上,透过济南城坚硬的皮肤,我看到了这个城市内在的柔软。因为有泉,所以有渠;因为有泉,所以有湖。泉湖河渠织就了一幅柔性水城图:一城山色半城湖,家家栽柳,户户垂杨,黄菊、白荷、青山、绿柳杂相投映泉湖池渠中,这不是人间仙境,也是江南水乡的风光。可惜了,美景虚设。济南城里的读书人,来往于济南的官宦丁男,心早随了大统的格式,虽有辛弃疾,也只是“千古江山,英雄无觅,孙仲谋处”的遗憾和“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追忆。粗放刚烈是这个城市的基本性情,偶有李姓小女子清照,在清澈明透的泉边湖畔吟哦,把一个女人的百结愁肠系于千般柔细

的湖泉细柳,缔造着哀怨天下的愁情词帝国。

济南的泉池几次干涸,沟渠里淤泥渐显,时有下水井盖孔隙冒出阵阵腐味。渣土卡车穿城而过,雷霆之声惊起的再不是一滩鸥鹭,而是一颗颗无法安静的心;宽轮胎碾碎好梦无数,卷起漫天飞扬尘雾。人们除了感叹天干地燥,已经想不起来这座北方城市曾经被一个女人的心润湿过。毕竟沧海桑田的自然之力可以把一切后果都承担下来,全不顾任何毒怨和毁誉。

已经没有当年的勇气爱城市了。

上帝的大手笔以无尽的魅力将我拉紧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,本名李传敬,代表作有《药铺林》、《双凤门》等)